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五十六回 王刑部受賄欺心 包待制夜巡獲證

卻說是夜王炳與郭槐開懷暢飲，酒酣耳熱，便對郭槐說：“老公公，下官斷案之法，早已算過，照計而行，萬無一失。”郭槐喜道：“你且將審法說與咱家得知。”王炳道：“下官並不怕別人，只懼包拯，他久慣搜人破綻，口人罅漏，須防他暗裏來探著機關，又不好用刑審訊。如要瞞人耳目，用刑審訊，須要覓一人面貌和老公公相像的，待他當起刑來，公公且躲避一旁，大聲哀喊，糊糊塗塗審了一堂，便去復旨，那時包拯妄奏朝廷之罪非輕。”郭槐聽罷，滿面喜悅，叫道：“王大人，你若將此案辦得妥當，不但咱家感你之恩，即太後娘娘也見你之情分。今賜些小金珠，有甚希罕，還要升個極品之榮。”王炳道：“全仗老公公，且用酒吧。”你一杯，我一盞，甚是相投。郭槐又對王炳面上一觀，呼道：“王大人，你因何忽然呆呆不語，何故似有所思？”王炳道：“老公公有所未知，你事容易妥辦，只難覓一人像老公公的體貌，下官是以內心躊躇。”郭槐想了一想，道：“王大人，方才咱家下獄時，只見一犯人生得身材肥胖，差不多與我一樣。咱家也曾問他姓名，他言藍姓，排行第七，人人呼他為藍七，乃是汴京人氏，只因打死人問成死罪。你若弄得他來，即可頂冒了。”王炳聽罷欣然。次早，王炳差人到獄中，喚到司獄，說明此事，又許賞以金銀，加封官爵。這獄官朱禮，乃是刑部的屬下，怎敢違逆，立將藍七帶至。王炳一瞧，果然生得身長肥胖，面貌與郭槐也有幾分相似，即將此情由告知藍七，許他事完之後，定然開脫死罪，還有賞賜。藍七聽了稟道：“大人，小人已是釜中之魚，苦受了些苦楚，得開脫此罪，實乃大人之德。”王刑部命取過新鮮服色，與藍七穿起，又賞賜酒食。那時藍七穿的服色與郭槐穿的一般，且躲在內衙一個閒靜所在候審。這是王炳做成計策，一則忌著包拯探察，二來刑部衙役人多，只有二名心腹家丁，一名錢成，一名李春，與獄官朱禮得知此事。

且暫停此話，再說劉太後打發三名內監，到刑部衙中，有那扛拾金珠的內監兩人回來，卻不見王恩回話，不知何故。當晚劉太後心亂如麻，倒睡牙床，不能成寐。

不表是夜太後心煩，且說次早天子坐朝，文武參謁畢，君王開言問王刑部道：“王卿！朕昨天發交郭槐審辦，未知審斷如何？”王炳奏道：“還未審供。”君王道：“緣何還不審勘？”王炳道：“臣思此事關係重大，未便草率從事，況聖限三大，待臣細細嚴加勘究，依限復旨。”嘉祐王道：“卿家，寡人知你是忠良之臣，此事須認真辦理，休得疏忽。曲直須當分明決斷，受不得賄，容不得情，若究明此事，寡人得母子重逢，王卿即有天大之功；若是存了私，欺瞞於朕，定加處斬，決不輕饒！”王炳道：“領旨。微臣深受王恩，當思報效。有此重案，自當秉公辦理。”天子點首退朝。百官紛紛騎馬歸衙。

有包公出至朝門，叫道：“王年兄，乞念多年故舊之情，務必誠心著力而辦，弟便感激不盡。”王炳道：“年兄何出此言？”包公道：“王年兄，此事與小弟所關非淺，年兄如若審壞了，小弟難免誑奏欺君之罪。”王炳冷笑道：“年兄此言差矣！小弟與你是同裏故交，一殿同僚，相與伴駕多年，豈可欺君自污，以害年兄？但有一說，如果此事假偽，我也難審作真情復旨。”包公道：“這也自然，只要年兄秉公審斷，無欺無隱就是了。但今天不審，明天定然要審明復旨，倘明天仍不審斷，小弟要劾奏你故違欽限之罪了。”王炳應諾，又道：“年兄言之甚公，明天定然審明不誤。”說罷，二人拱手而別。

不言包公自去，卻說王炳行進內堂見了夫人，不談別話，只言領審之事。馬氏道：“老爺，你此事既然安排妥當，何不今天即刻審訊一堂，也好放心。緣何應承著包拯明朝審斷？聞這黑炭他最把細明察，如一洩漏些風聲，卻麻煩了。”王炳笑道：“你不明白，下官亦非盡愚呆，今故意誑哄他明天審斷，使他今夜不加提防。我卻審過一堂，明朝即上朝復奏聖上。你道這妙算如何？”馬氏聽了大悅，道：“老爺福至心靈，算計極是。”

不表夫婦閒談，且說是晚日落西山，王刑部尚未升堂，先將郭槐藏在案桌下，然後傳諭夜堂候審。一班衙役俱已齊集，在天牢內吊出假郭槐。法堂上只掛一盞玻璃燈，又傳諭出來，說事關重大，須當秘密，衙役吏員等須要站立遠遠候著，不許近聽審詞。這是王刑部懷著私弊，只恐燈燭一多，看出桌下真郭槐，聽出他口訴之音。當時眾役人那裏知此弊端，只依著王大人吩咐遠遠排班。

當下王刑部帶到郭槐，案基一拍，大喝道：“郭槐！你可將十八年前狸貓換主之事，明白招認，若有半字支吾，難當夾棍之刑。”藍七口不開言，郭槐在桌下口口聲聲叫屈道：“王大人，休聽包拯妄奏謊言，要咱家招出什麼狸貓換主來。”王炳喝道：“本部也知你倔強，不動刑怎肯招認？”喝令上刑，早有左右兩名排軍，一聲答應，惡狠狠提起生銅夾棍，將假郭槐夾起。可憐藍七痛得死去還魂。若問藍七犯罪已經定案，只候一刀了決，餘外沒有一些苦痛，豈知今夜又在刑部堂中再嘗銅棍滋味，這是他倒運，禍不單臨。當時只夾得悠悠醒睡，但聞郭槐輕輕叫屈。一人真痛，一人假喊，其聲音卻是差不多。不獨站立衙役聽不出真假，即行刑的排軍也難辨其喊叫之聲。

且說包公是夜又帶四名健漢，青衣小帽，夜出巡查。側耳聽得街上兩個行人，其中一人說：“事關欽案，非同小可，但不知審得如何。”一人道：“既然開了衙門審訊，緣何不許閒人走進觀看？”一人道：“刑部衙門威嚴赫赫，豈容閒人喧集？”包公聽了，滿腹狐疑，心想：王炳約吾明日聽審，因何今夜晚堂即審？其中必然有弊。急急忙忙帶了張、趙、董、薛四人向刑部大街而去。但見門首大燈籠點得光輝，包公進內，即問管門人道：“你家王大人可是審夜堂否？”有把門官認得包公，跪而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包公又問：“審訊何案？”把門官道：“啟上包大人，審訊狸貓換主之案。”包公道：“且待本官進去看看。”把門官道：“如此且待小的通報，迎接大人。”包公道：“不消通報，老夫與你大人同年故交，無庸拘禮。”把門官稱是，請大人進內。包公便呼張、趙、董、薛隨後，一同進內，直至中堂。

只見差役遠遠排班，只因燈光之下，又值正在訊夾郭槐，這些行役人等面向刑部大人，只望堂上，不顧堂下。王刑部也只顧問供假郭槐，那裏有眼目看瞻堂下？包公主僕五人，悄悄打從堂側黑暗中走上，遠離刑部半丈之隔。只聞王炳呼道：“郭槐，速將真情承認！”只聞哭叫之聲，喊聲不絕。王炳喝道：“還說冤屈！”喝令再收。包公天性聰明，況又分外留神，聽其聲音，不甚慘切，不是犯人喊苦。即踩開大步，跑上堂道：“三年兄，下邊夾者何人？”王炳側身一看，嚇得魂也失去，猶如烈雷轟頂，立起身硬著頭皮言道：“小弟在此審訊狸貓換主之事，下邊受刑的是郭槐。”包公道：“據小弟看來，此人非是郭槐。”即持案燭東西一照，伸手將桌帷一撩道：“在此了！”夾領將郭槐一把抓定，叫張龍、趙虎連忙把他拖出。包公更不怠慢，扭住王刑部，兩個巴掌，夾面打去，不問長短，即命董超、薛霸將王炳鎖住。

當時一堂差役吃驚不小，如別位官員猶可，一見此位黑閻羅拿了王大人好不驚駭，大家一哄而散。包爺當下坐了王刑部的公位，吩咐放起犯人夾棍，大喝道：“你這奴才是何人，聽信何人來頂冒當刑？招出情由，本官決不罪你。若不明言，即上劊刀分段不饒。”藍七聽了，心想：久仰包黑大名，不是好惹的，如今料想瞞不過了，只得將情形一一稟知。包公聽罷，冷笑道：“王炳，你果然弄得好神通，豈料事有湊巧，我包拯又無通風密報，自來戳破機關。老夫不與你多言，明日面聖再議。”王炳心中著急，只得懇告：“年兄，小弟一時差見，望兄大德周全，寬容於弟，再不敢欺瞞了。”包公全然不睬，命張龍將藍七發回原獄，趙虎帶領王炳、董、薛帶了郭槐，回衙管束，明朝見駕。好一堂堂堂刑部官，皆因聽了愚婦之言，欺君貪財，今已魚投繯網。

慢言包公帶去犯人，且說王府家丁慌忙進內報知夫人。馬氏一聞，嚇得戰戰兢兢，咬牙切齒，恨包公將丈夫拿去，定然凶多吉少，怎生是好，一眾使女丫環也紛紛談論不表。

卻說包公回歸府內，已是四更漏下，不去安睡，停一會命四健丁，持了提燈，帶了兩名犯人到朝房。眾官也覺驚駭，龐洪道：“包大人，兩名犯人是那個？”包公道：“國丈，你去認認，像何人？”龐洪免不得走近前一瞧，駭然道：“這是王炳，此是九千歲。”包公道：“你身居國丈之尊，還要逢迎奸佞，呼他九千歲，自倒威權！”龐洪還要詰問，只聽得鐘鳴鼓響，天子臨朝，各官無甚

奏章，只有包公出班道：“臣有事啟奏。”天子道：“包卿有何奏聞？”包公即將昨夜三更左右，稽查奸究凶民，偶到刑部衙左近，有街衢往來之民私語，方知刑部審詢夜堂。自己前去察看，方知暗弄機關等情，逐一奏聞。又道：“臣已將二欽犯拿下，帶至午門外，恭候聖裁。”嘉祐君王聞奏，不覺龍顏大怒道：“可恨王炳如此欺瞞！”即差禦前校尉速拿王炳上殿，校尉領旨下去。

不知王炳進殿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